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三九四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社論　獨山收復以後

昨天報上，已載我軍收復獨山。今又傳來了獨山以南的上司也已收復的消息。這種消息自足使人興奮。敵人正在瘋狂進攻，我前線士兵，冒天寒地凍之苦，奮勇前進，尤足使人起敬。

敵人這次的救死進攻，深入桂黔山地，所用兵力相當的大，進犯的方法也不是採取單綫作戰，而是多方面的迂迴包抄。現在它進到獨山的先頭部隊，雖被阻後撤，是否會從別處進犯，還需要我們十分警惕。日前（六日華盛頓電）美陸軍航空隊發言人說，美軍越迫近日本，日方陸海空防線都將加強，美海軍航空隊今後工作，將更加困難。太平洋上美軍目前正在捷報頻傳，其負責人還這樣向國人警告，戒勿空洞樂觀。這是因爲敵人越接近死亡，越要作拚死的掙扎。對它的作戰力量萬萬低估不得，尤其對它的陰謀詭計更需要特別警惕。它在中國的深入進攻也正是拚死的性質，我們決不能看到一時的進退而鬆弛了自己的警惕。

勝勿驕，敗勿餒。一方面對目前時局的嚴重，絲毫不能鬆弛警惕，同時，對於這種嚴重的局勢也不應驚惶自餒。時局愈嚴重，我們愈應當努力於危局的挽救，愈要看清挽救的辦法，而悉力以赴。

最近許多愛國人士的言論中，都曾清楚的指出前線的勝負決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而要取決於政治。只有認真實行民主政治，認真使我們政府的人事機構政策，均能適合抗戰的需要，才能夠團結與動員全國力量去爭取抗戰勝利，才能夠做到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去打敗敵人。同時，我們每個老百姓還須要有自救救國的方法。日前四川省參議員僧老先生發表談話（見七日本報成都通訊），號召人民自己積極起來保衛家鄉，這是值得重視的。保衛家鄉和保衛祖國無法分開；保衛祖國爲的就是保衛全國人民的家鄉，人人能夠保衛家鄉不讓敵人侵入，全國也就保衛住了。僧老先生在這時候力主川地人民要能保衛家鄉，正如成都的一家報紙所說：「這意思並非謂敵人定會竄到四川，而係服膺孫武子之名言『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目前所當精心考慮的，不是敵人進不進攻雲貴川的問題，而是假定敵人要進攻我們當如何對黨的問題」。這就是要發動雲貴川的全體人民積極保衛家鄉，保衛整個大後方，直到爭取全國抗戰最後勝利。

保衛家鄉也和保衛全國一樣，不能單靠在幾個特出的英雄豪傑身上，只有通過民主的途徑把全體人民都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能發揮偉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保衛家鄉也不是要等敵人快到家鄉的時候才需要保衛；必須要在敵人未到以前就有充分的準備功夫。

保衛家鄉，到底要做些什麼具體工作？須要怎麼個做法？這是不能從一兩人的主觀去想像出來，而須從當地人民的實際需要出發來決定。各鄉的情況不同，當前的需要也因時而異。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必須和當地廣大人民共同生活，共患難，同甘苦，遇事大家商量，做事同心一德。（關於這一層，本報七八兩日副刊上的信箱中曾有具體建議，可供參考。）假使我們大家都能一方面發力推進全國的抗戰民主團結運動，一方面又有保衛家鄉就地抗戰的決心與辦法，我們是能夠打退敵人的。

黔南我軍收復獨山後
繼續前進又克上司
盟機襲閩海外炸沉敵艦五艘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九日發表戰訊：黔桂邊境方面：我軍克復獨山後，現已將殘敵掃蕩肅清。我軍向南追擊敗退之敵，截至八日下午六時止，已進展六十華里。並克復上司，仍積行猛追前進中。

滇邊方面：我軍於六日拂曉，續向[illegible]、畹町東北）攻擊前進。該處敵已有援隊增到，其抵抗力頗強。但經激戰鬥後，我仍獲有進展。猛攻東北側虎尾山南方之高地，已爲我攻克。我迂迴到畹町以東之部隊，於四日晚，將距畹町約十七公里之猛古街完全克復。

九日，我空軍第四大隊，數次出擊黔桂前線，在思恩城郊附近上空發現敵砲兵陣地數處，發砲向我射擊，我各機即俯衝轟炸，當見敵砲多門被我炸毀。我機出擊六寨南丹一帶時，在六寨地區，炸毀敵軍工事數處，並在南丹擊毀敵卡車八輛。

（中央社訊）據東京八日廣播南京訊：『昨日午后二時五十分左右，敵P—51式戰鬥機逾十架，出現南京上空，向我機場掃射約五分鐘，但爲我高射砲擊退，我方損失極微。』

（中央社永安九日電）據悉：五日夜七時，有盟機一隊，出襲台灣海峽，在莆田涵江口海面，炸沉停泊該處的敵鋼型運輸艦五艘。

天寒地凍，衣單被薄。
來渝難胞亟待救濟
他們急切需要借點貸金，做點買賣，找到工作，解決生活。

（本報專訪）救濟難民運動，自從本月四日以後，比較積極化了。重慶市難民救濟委員會正式成立，振濟委員會在海棠溪也設立了『振濟委員會難民配遣運輸川黔線站』，中國社會服務事業協進會重慶分會與湘桂難民救濟委員會，基督教青年會等都在分頭進行，過去那種紛亂無章、無人過問的狀態，已有若干改正。

記者昨午到海棠溪，據關保方面人說，自昨天起，由於軍隊來回渝時空位較多，自貴陽逃來的難民，就多了起來。記者恰巧看到一輛卡車滿載老老小小的難民駛來，人們的臉上都現着浸沉的風塵之色。一位老太婆說，車子二[illegible]號自貴陽開出的，一路拋錨，今天始到。小飯館與小旅館也都擠滿了境遇較好的難民。

難民們到了海棠溪，很多有親友在渝的，都自己想法走了。一部分沒有什麼辦法的，都到社會服務處去登記，每天登記了的人，可以領一百元的救濟費。據該處一位職員說，現在每天去領救濟費的大概在一百五十人左右，振濟委員會的總站雖有不少，設在門禁森嚴衛兵衛槍站崗的巨廈之內，去登記的很少，難民們可能是望而生畏的原故。

照今天情形看起來，新從貴陽方面來的難民比較都還是自己能找親友幫忙的多，在海棠溪住得較久，每天只能靠領一百元維持生活的難民，就是住在河街八號與六十六號的那小二百七十人左右。從本月四號起，每家每天發二百元，七號後改發每天每一難民二十四兩糙米，二十元副食費，看樣子現在正籌備大灶大鍋，做給難民吃。

從本月四號到如今，不論在海棠溪領錢也好，或在龍門浩領米，勉勉強強總算把最可憐的食住兩項解決了。但是穿與被蓋的問題，實在嚴重得很，沒有棉衣棉被的在二百七十人中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氣冷了，他們在寒風中席地而臥，無情的冷風，實在夠他們熬煎了。

難胞們幾乎共同的都是期望着一個穿的問題的解決。他們訴苦說：從湖南逃亡的時候，正是炎夏，事實上帶不到許多衣被。就是帶了，五個月的長途逃亡，一切衣物也已出賣殆盡。如今到了陪都，殷望陪都人士，拿些舊衣出來救濟他們。

從難胞們殷切的期望中，真正令我們重慶的人民感到慚愧，統共計算，龍門浩與海棠溪兩地承待救濟的人也不過三百有餘，以陪都百萬人口的都市，救濟機關林立，連救濟三百難民的衣被都無法幫助，坐視着他們每天失望，二個月，這樣悠長的日子，這責任應該是不容卸負擔起來了。

難胞們在逃難之前，差不多都是有職業的，各色行業都有，逃的時候也總還帶二三萬塊錢在身邊，可是到今天，真已身無長物。他們誰也不願意老是這樣受救濟，他們願馬上自食其力，可是找職業，在目前苦籌的時候，確很困難。想做點小本買賣，又乏資金，他們迫切希望能有小本貸款，三千五千就能使他們一家人糊口。真正有辦法的救濟，還得從這些地方謀着手！

難胞們的痛苦是說不盡的，他們的淚只是向肚子裡流。實在忍不住了，那就是小孩子餓得[illegible]，大人[illegible]心中的積鬱，而那些可憐的小孩子的哭聲已尖銳地刺入人們的耳朵。他們真是度日如年，除了過江討口，便無事可做。每天坐在冷冰冰的地舖上，沒有什麼團體去慰問過他們，給過他們精神上的安慰與同情的溫暖。

只有位不願宣佈姓名的人，今天送了六件毛線背心去，並且說將拿出三十萬元來組織生產合作社，這便燃起了難胞們中間的熱望，但究竟也未成爲事實，而且就是能夠設出這樣做些救濟難民工作的人，也還是那樣獨一無二。

除此而外，只有振委會等機關派去點視的職員，按名發放。

記者在海棠溪曾見四五個職員，由警察局分局長陪同到難民住處門口探視，難民代表鞠了一躬，他們點點頭就走了，因爲分局長正邀他們到一家館子吃飯。

天寒地凍，安居巨廈中以電爐煤爐取暖的闊老太太們，請想一想我們這些難胞們是怎樣在挨這可怕的日子！

（中央社訊）中國社會服務事業協進會重慶分會將八日收到各界捐助的寒衣等，共六十件，於九日下午二時，派員到觀音閣水利工廠，永和祥工廠等收容站上依難民實際需要，按名發放。

日寇掠奪越來越兇
淪陷區物價只顧漲
偽報自承「前途不堪設想」

（本報華中通訊）淪陷區物價，十月份便漲了百分之四十。十月二十日，上海米價每担二萬四千元偽幣（每担三一三磅）比較前漲了六千倍。鹽每担兩萬五千元。雞蛋比戰前漲三千倍。熱水一杓，值洋五元。十月十六日上海偽報載：偽『上海經濟局』長說：『物價如此高漲，勞動人民何以爲生？長此下去，前途不堪設想！』物價高漲原因是：敵強迫徵收新穀，以供軍用。偽組織爲平公憤，會請敵放鬆一點，敵在七號和十一號的日文『大陸新聞』答復說：『這樣的仁慈是不實際的。人民雖歡迎，但也奈不能讓開現實何？』十月十九日偽中報社論說：因爲掠奪糧食的政策，日人是『奔向着毀滅前途』，因爲『人民絕不能將就工作』的原故。

西南太平洋　敵折十三將

（中央社倫敦九日路透電）日方通訊社宣布：西南太平洋有海軍將領十三人陣亡，其中包括前海軍省發言人矢野少將在內。

美海空軍聯合出動
猛襲硫磺島
雷島美軍三面進迫奧馬克

（中央社華盛頓八日合衆電）美海軍部發表公報說：美大隊軍艦和轟炸機，昨天同時轟炸硫磺島海岸設備，美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宣佈，駐防塞班的美超級空中堡壘，今天出動轟炸硫磺島敵軍事設備。襲擊目標是空軍基地。又美陸軍部宣佈，昨天襲擊硫磺島的超級空中堡壘，以路程較近，每機所載彈量，是超級空中堡壘對日作戰以來所攜帶的最大數量。出動飛機飛抵目標上空，以雲層很厚，都藉儀器投彈。

（中央社舊金山九日合衆電）據東京廣播：今天上午十時三十分，美超空堡壘襲日本中部的瀨戶內海區，共歷一小時以上。另一架在上午三時飛到東京，投燃燒彈多枚。

（中央社塞班島第二十一轟炸機總隊部八日合衆電）大隊超級空中堡壘和美艦轟炸機出襲硫磺島時，有超空堡壘一架，炸日本本州島沿海之鐵路中心靜岡，四處引起大火。

（中央社菲島麥克阿瑟將軍總部八日路透電）總部今天公報說：雷伊泰美軍正從北面南面和東面向奧馬克方面迫進中。美軍第七十七師現在奧馬克郊外。第七師從卡拉那瓜向北進發，佔領巴洛哥和滲勃加斯以北的高地，現與第七十七師相隔不到五英里。

國際通商會議成果
我代表團有所報告
對投資、私人企業、商業政策、通貨等都達成一致意見。

（中央社訊）我國出席國際通商會議代表團，最近致經濟部并轉全國商聯會暨全國工業協會電文，報告會議經過，『國際通商會議各小組委員會十五日結束，大會報告各小組委員會結果，於十八日結束。關於投資，認爲國際投資應考慮社會的目的與效果，並強調在開發工業落後國家時，應與其他方面資本合作或混合投資。[illegible]努力吸收外資，予以與本國資本同樣的權利。在開[illegible]的關稅政策，勸導的[illegible]，複雜的幣制，武斷和非必需的外匯限制，都是阻礙國際投資的障礙，應加以排除。關於商業政策，應恢復多邊貿易，取消關稅壁壘。爲平衡國際支付，所採的高度限制，定額物品進口，政府津貼，獨佔，[illegible]外匯限制等手段，應從速廢止，由各國自行解決其自身國際間的債務。關於[illegible]問題，應保留其優點，而避免其流弊。關於私人企業，認爲保公民應有的權利，原則上應予機會均等，法律平等，限制獨佔，禁止政府與私人企業競爭，生產與市場的自由，公平分配其利益與消費者及勞動者，使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多的供給。政府應本上述原則，依法鼓勵私人企業。關於通貨意見，認爲戰後各種幣制中，黃金是必需之物，是國際金融安定的主要。安定美金與英鎊的匯率條件。關於原料和食品，認爲生產過程及分配，應由私人經營管理，建立國際商業標準制度，並以採加公衆制爲宜。關於工業化，認爲國際間應努力合作提高生活水準，並增進資本進口及出口國家的相互利益。政府保證其國內安定與待遇公平，實爲促進工業落後國家工業化的首要關鍵。』

陳誠部長
對外記者談話

（中央社訊）軍政部陳部長誠，九日上午九時招待外籍記者，發表談話，說到貴州戰爭，據說：敵人在黔桂的兵力，約共六師一旅。敵人企圖，在打通湘桂路。因爲我們在黔省部隊的空虛，遂引起敵人深入黔境。我們的對策，在戰略上要爭取主動。

東南各地
今年災歉

（中央社[illegible]）東南各地，[illegible]時失調，[illegible]旱二月之久，[illegible]方，[illegible]以後，又[illegible]秋，贛東[illegible]五六十縣，[illegible]均在五成以[illegible]

日本地震
工業區有損失

（中央社倫敦八日路透電）東京廣播說：大阪和日本本土其他工業區域內的若干工廠，因地震而受損失。

榕廈敵
強徵民工
築路修場

（中央社南平九日電）福州訊：盟我空軍最近頻炸榕廈，該門敵機場機已完全被毀，敵乃急徵民伕，修築機場。福州每天強派三千名，廈門一千名，每戶派工十天。無法出工者，勒錢代金，每名每天三百元。此外又勒派所謂『防空捐』，民衆痛苦[illegible]

贛省貪污案
湖口縣長陳鑑揚

每月食污九十萬元

（中央社上饒九日電）[illegible]

友聲

噙着熱淚的呼籲
——讀新華日報五日社論

編輯先生：

這是我們讀了貴報五日社論後的一點感想，也是我們大家噙着熱淚的希望。希望貴報能闢一欄，讓這樣弱的呼聲，不致被抑掩在[illegible]……。

民族解放的鼓暗！　謹致

一羣職業青年：洪彥常、陳小娥、白克、何雲、角鳴、鄭奔、盧弘、肇旗、周昌、李萍、彭群、金明。

本月五日新華日報刊出一篇『火急了！共同救火』的社論，這是一個挽救危局的緊急號召！我們讀了，實在發生了無比的共鳴！發生了無限的感想！『火急了！敵人的鬼火，已經燒到了貴州！火勢是那麼瘋狂而迅速。』大西南是祖國解放復興的根據地，我們已面臨了最大最前的危機！我們的祖國已被一片歷史上、世界上空前緊急的大火燒捲着了！全中國的兒女們，凡我們華夏的神明子孫們！快起來救火！只有大家拿出救火的精神才能轉危爲安，才能挽救國家民族於『鬼火』的焚刦！

是的！我們都會拿出救火的精神來的，全中國的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全都會拿出救火的精神來的！救火的精神，就是大公無私的精神！救火的精神就是勇往直前的精神！誰要在這時候，再爲着一人一己一黨一派的私利而阻撓救火工作的一分鐘，就會讓燒捲祖國的鬼火擴張一千倍！誰要在這時候，再把發動人民共同救火的應有措施作一分鐘的遲延，誰就會被無情的大火捲去的！今天，只有今天！再不容拖延！不容再作猶疑！無數的愛國青年，革命志士，全國廣大的人民，不論是那一黨，那一派，或者無黨無派的，也都表現出了他們共同救火的精神，每一個人都迫切的[illegible]，每一個人都緊迫的要到前線救火的準備，每一個人都蘊藏着[illegible]的心情，在期待那噴射全民洪泉的民主的水龍，一旦豁然開放啊！

可是在今天，我們仍然耳聞着對火勢的遮掩，我們仍舊呼吸着[illegible]的窒息！少數人已在作愉愉的打算，[illegible]的『輿論』仍然[illegible]微妙的嗜唬：這些都是要不得的！如果想把現實的烈燄用未來的[illegible]沖淡，如果大火已燒紅了半壁天空，還要指點人民去看那沒有燒紅的地方，這些都是徒勞的[illegible]行，都是有害的！我們熱切的希望所有這一些人們，都轉過眼來正視危急的現實，正視黔桂前線的正面戰場，正視我們國家民族的災難——空前的大火，就像正視自己的被火燒着的房屋一樣！

有那一家房屋被火燒着了，不是馬上就動手來撲滅!?有那一家房屋被火燒着了，不是馬上就喚醒左鄰右舍大家共同來搶救!?在搶救火災的緊迫中，又還有那一個人猶記着往昔的宿嫌而還猶豫!?何況今天，被延燒着的是我們大家的祖國，那被戰火燒燬着的，是我們大家的房屋?!

不過，國家的戰火究竟不全像房屋的火災，無論如何，人民自己是要來撲救的。就在同日新華日報，就列載了一段新聞，在湖南發展起來了的消息；湖南的人民，在自己來撲滅湘南湖的鬼火了！似真是一個好消息！好消息傳遍在張（家）南（嶽）安（鄉）益（陽）洞庭湖畔，好消息也傳到長沙衡陽、湘桂邊境，好消息也將傳遍到桂柳宜獨……好消息啊！我們希望你傳遍在全中國！從地方到中樞，從中樞到地方，讓好消息創造出一番新氣象，一個新世界！

好消息一定會傳來的！團結與民主一定要團結，一定要民主！今天的火勢雖然瘋狂而迅速，但正如新華日報所說：『我們是有辦法的！』我們有力量來阻止敵寇的深入，我們有力量來粉碎敵寇的進攻，我們有的是力量來撲滅這瘋狂的鬼火！一切就在於要發揚這個人民的力量，就在於民主！如果人民在實際上感覺他們真正獲得主人翁的地位了，他們就會立即自覺的肩負起責任，投入的敵寇就會遭受應有的懲罰！那燒捲着黔桂的鬼火就會變成火葬日寇法西斯的烈燄！

這不僅是我的吶喊
張致平

這不僅是我的吶喊，希望它能夠打動每個人的心弦：

歐洲戰場，[illegible]已深入了德國的本土，眼看就到了[illegible]，正在着着準備如何渡過萊因河；東線蘇軍先後解放了[illegible]一部和巴爾幹半島上諸國，現在更挺進了匈牙利，日前已在強渡[illegible]河，不久匈捷蘇軍即可會師，萬衆的期待——粉碎納粹匪徒——馬上就要到來了，不禁一團高興！然而，高興之餘，我們卻有一個擔憂：在遠東戰場上正殘留着一根納粹的尾巴——日本強盜，它雖只是一根尾巴，但我們不能否認它對於摧毀人類自由幸福的力量十分猛大，看：狼奔豕突般的一下奧過了我們的後方，而且還步步的推着我們的大後方，一向未曾也未料到會遭受鬼子們再蹂躪的桂柳黔邊的同胞，今天也竟陷於惡魔的害籠！

是的，『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這是整個四萬五千萬的中華兒女堅貞不拔的信心！對！我們應當有如此信心，而且必須有如此信心。不過，我們切須注意：萬不可把這種信心當作保命『上帝』，光是閉目思神是沒有用的，要緊的是在信心之外，更配合着實際的行動和真正有效的辦法，也惟其如此，中華民族才可能獲得最後的解放。

我[illegible]是真正有效的辦法呢？那就是全國整個中國人民的力量，一致抗日，『抗建』不是那一部份人的事，[illegible]而阻塞了另一部份人民發揮力量的途徑，今日倘有極大部份的偉大力量[illegible]，們也不能諱言，過去的辦法，的確曾經[illegible]大力量的作用！處今日嚴重的關頭，所以，沒有第二條，只有用四萬五千萬人民打向敵人的腦袋。再不容我們自己有所[illegible]！敵人是我們大家的敵人，國家是我們大家的，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救救國家』，這不僅是我的吶喊，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吶喊。納爾遜先生曾說：『……我必然之前，[illegible]出政府軍事和工業界各方面合作的[illegible]，[illegible]合作，那末任何政府事業……都將[illegible]』又說：『如果合作不能發揮，中國的[illegible]分別劣勢，……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其結果喪失其生命』。這道理說得很對。誠然，我們今天情勢的日益惡劣，[illegible]國家的作戰計劃，並將使成千成萬的中國的失敗，[illegible]的態度』的結果，倘使全國各方面[illegible]都要爲中國人民將是多麼的歡騰鼓舞，而盟邦朋友們[illegible]士們將是多麼的興奮！[illegible]快！

歷史是不容人翻覆的，真情已在漸露，只有全國人民的力量才真是偉大的，只有全國人民的力量，才能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合作吧』！『阻撓合作的人，將成罪人』！

這不僅是我的吶喊啊！

蘇軍包圍布達佩斯
西線薩爾盆地爭奪戰激烈
法第一軍攻佔比斯克惠勒

（中央社倫敦九日合衆電）德國新聞社……：德軍失去布達佩斯以北十六英里多瑙河中部防線二重要據點後，蘇軍已迅速由三面包圍布達佩斯。

（塔斯社莫斯科八日電）蘇聯情報局八日戰鬥公報：匈境我軍部隊在博爾紹德與多瑙河間繼續攻勢，在其他戰線僅發生前哨活動及具地方重要性的戰鬥。

（中央社巴黎八日合衆電）美第三軍在薩爾爾普北四英里布克瓦德森林的齊格菲防線堡壘地帶楔入一英里半，並進入薩爾布律根近郊，迄據，薩爾盆地的爭奪戰已趨白熱化階段。德方已向人民宣佈：失去薩爾所將受的損失，此區內鋼鐵供應德方煤七百萬噸，作戰武器所用鋼鐵百分之十，德國鋼出重砲及小型軍器構成火網，抵禦美軍進攻，但美軍還是將各個堡壘一一攻佔，美第三軍步兵在佔領該區大工業中心以西三英里半的蘇爾布律根近郊，另有美軍則進到佛爾拔以南六英里薩爾布律根西南十四英里的地方，美軍到現在還是佔有薩爾河東岸薩爾佛蘭蘭地區三分之一，但其西部三分之二，兩日以前就被我軍佔領了。德廣播說：科隆平原的美第一軍及第九軍重又聚合，企圖大規模渡過洛安河，迅速向東端進攻……

（中央社巴黎八日合衆電）美第三軍自金城正發生大火的薩爾布律根西三英里半包圍該城，並逃據……

（中央社巴黎七日合衆電）美第七軍在新攻勢中，推進八英里。……

（中央社巴黎八日合衆電）第七軍在法國東北部皮特歇以南，向東推進三哩，攻陷德國邊境南方八路交叉點木特嶺斯。

斯大林戴高樂
蘇京會談繼續中

（塔斯社莫斯科八日電）十二月八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曾與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戴高樂將軍會談，會談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長莫洛托夫，蘇聯駐法大使鮑格莫洛夫，法國臨時政府外長皮杜爾，法國臨時政府駐蘇代表加……均在座。

關於意希問題
英大使訪美國務卿
邱吉爾艾登下院演說
辯護干涉意希的內政

（中央社華盛頓八日合衆電）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與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舉行會商後告記者說，英美之間關於盟國對解放區的政策問題本有「充份諒解」，今兩國政府目的在增強該項諒解，及盟國對各項協調商的制度。……

（中央社華盛頓八日合衆電）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說：關於美國務院就希臘及意大利情況發表聲明事，英政府事先並不曉得，雙方對這件事情既無諮商，但個諸情理，雙方應具行相互諮商的諒述。

（中央社倫敦八日合衆電）邱吉爾首相今天在下院宣佈：如果下院不投票信任政府，他即辭職。他說英國在希臘……

……

保京舉行群衆大會
到會人民十五萬人
決議擁護愛國陣線

（塔斯社索菲亞八日電）……

一年來據徒。十一月間，比說：希臘的民族解放陣線，共產黨及極端主義者或……

……

英工會領袖由法返英
讚譽法國工人幫助恢復工業
建議重新組英法工會委員會

（英新聞處倫敦九日電）據「觀察家」報的工業記者報導：剛從巴黎回來的英國工會的領袖們，對於法國工人幫助恢復戰事損壞的工業價制的決定，表示……

德寇內部衝突
衛鋒軍隊員
反對SS軍

（塔斯社伯爾尼八日電）據德國邊境訊，希姆萊曾將人民衝鋒隊內任官的許多衝鋒隊職員撤職，因為他們……

比屬剛果工人總罷工
比政府新任閣員部長各一人

（中央社布魯塞爾八日電）……

反對比埃洛執政

羅斯福

推荐助理國務卿二人

（中央社華盛頓八日電）羅斯福總統今天咨請國務院增加助理……

救濟工人

（中央社訊）中國勞動協會為救濟湘桂來渝工人，及慰勞前方將士，……

慰勞過境國軍

（中央社訊）……

浪費電流必須取締
各機關公館要安裝電表

（中央社訊）市政府為澈底取締浪費電流，已函知各機關各公館一律裝設電表。……

納粹的罪行

（塔斯社布拉薩維爾八日電）……三百萬法人被迫或被俘……

國際零訊

△合衆電：美參院外交委員會……

山洞雜拾

……

全國慰勞總會職員
貪污捐款四百餘萬
會計出納兩主任已判處徒刑
貪污人犯牽連頗廣延緩宣佈

（本報訊）全國慰勞總會職員，貪污慰勞捐款四百餘萬元，該會會計出納兩主任已判處徒刑。據說因貪污人犯牽連頗廣，延緩宣佈。

合作社貪污案
已查明證實了

（本市訊）南岸慈雲……

來函照登

更正

朋友，逃不是辦法
回到家鄉去生根吧

……（許慎）

我的心呀在家鄉
——一個流亡者的心曲

……

因公翻車殘廢
結果反被遺棄

……（明）

誰還忍心離開祖國
要留學的打消了念頭

……（日光）

解決我的食宿問題
——一個戰區學生的呼籲

……（周平）

海棠溪輪渡
有人亂要錢
難胞過河也要被勒索

……

「有了清明政治
那個還怕當兵」

……

武大二三事

……（常瑞寄）

讀者園地



救火

一　人與耗子

歌時

似乎記得古人說過：「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臥其上，火未及燃，謂之爲安，非安也」。假如真有一位先生，抱了一大捆薪擱在火上面，再跑去臥其上的話，這位先生一定是有神經病，若早被送進瘋人院去了。倘若不管它安與不安，繼續滿臥其上，又沒有別人來把火替他弄熄，這位先生一定會燒死是無疑的。

有一種傳說：說是耗子對於火災是有先見之明的，所以往往在火災之前就一溜串的相率遠颺，另尋吉地。耗子究竟是耗子，牠有先見之明，但無法抵抗這個未來的災害，所以只好溜之大吉，以苟全性命。

有神經病的人能把火弄熄而不知要去弄熄，耗子沒有弄熄火的力量而只好一逃。人和耗子究竟是不能相比的。

然而我確乎看見了另外一種人，當火快要燒到自己的房間，燒着自己的床鋪的時候，仍不敢正視這個嚴重的大火，不敢去涉想這火會燒出什麼嚴重的災禍來，更不預備去撲滅這個火，而且還不讓旁人來救火。他們只是閉起眼睛，今天展覽「下訊父的靴子」，明天給[illegible]做一個壽。既然閉着眼睛，看不見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也就金盤銷熄，鼓樂喧天，大大的樂它一頓。

然而火來了，火是不能因爲他們看不見而熄下去的，於是，燒着，燒着，火勢燎原，黑煙滾滾，而我們的先生們怎麼樣呢？結果自然只好葬身火坑，化爲灰燼了。嗚呼！

二　是糊塗麼？

陳濤

奇怪得很，這些人既非有神經病，又不是耗子，爲什麼不把眼睛睜起來？爲什麼不從床上，從沙發上跳起來？爲什麼不清醒一下頭腦，拿出辦法來，把水向火上澆呢？爲什麼不讓大家一起來救火呢？把眼睛睜開，面對着火，捲起袖子來，同時讓大家一起來救火——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歌時先生文中引用了古人的臥薪之喩，那原文是見於漢書賈誼傳中。賈誼上書論當時事勢說：「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在外國也有和這類似的譬喩。說是有一個從紐約的百層大廈頂上掉下來的人，掉到第四十幾層時還說，直到現在爲止，我仍很安全。

假如真的是不知道積薪下的火就會燒上來，假如真的是不知道，一路掉下去，終會摔得血肉狼藉，真的是自以爲現在還很安全，那不待說是糊塗蟲。

但假如火已經燒到了身上，燒到了眉毛上來的時候，假如頭已經重重地觸到地面了的時候，還是若無其事，——那就不止是糊塗蟲了。

難道真的要到燒得粉身碎骨，摔得腦漿迸裂，一命嗚呼的時候才能覺悟麼？

是時候了

立

「太少而且太晚」。（too Late and too Little）

這是新加坡緬甸失陷以後，英國輿論對政府對遠東戰事措置的批評。

前方軍事正緊，輿論在要求除舊布新，解決黨派問題，實行民主政治，以救危亡。

此時此地，應該用這句話來衡量一下政治經濟的一切設施，看它夠不夠尺寸，夠不夠分量，夠不夠解決問題，夠不夠遏止和打退敵人的進攻。

吃藥要夠分量，才能治病。爲了擺排場的做作，一定是不夠現實要求的尺度。

如今提出這句警告，好在還不算「太」晚。若此後不須重複這一句話，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千秋萬代子子孫孫幸甚。

雨天的道路

——記難民行列三十里

王亞平

路，是怎樣的泥濘啊！

看不到邊涯的路，
一腳淺一腳深的路，
飢餓與凍結寒冷的路。
這樣泥濘的道路上，
走動着長長的苦難的行列。

雨，化成了細小的刀劍，
雨，變成了活躍的雨滴，
雨，落滿了褐色的山野，
雨，鞭打着苦難的行列。

那咬着淚水的女人，
把嬰兒柔軟的小手臂
緊緊地壓在胸口上，
她想從幼小的生命裏
取一點溫暖，
來抵抗飢寒的襲擊。

那害着瘧疾的老人
讓兒在孫子瘦弱的背上，
姑娘的腳步比路還艱難，
[illegible]的心[illegible]多少的苦害，
急促的呼吸和着老人的咳嗽。

那扛着斧頭鋸把的木匠工人，
那背着小包袱的青年學生，
他們望着陰沉沉的雲天，
翻過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
深深的仇恨，在血液裏燃燒。

路，是怎樣的難行啊！

路，伸展在祖國的原野上，
伸展在冰雪凍結的
灑遍着血跡的原野上。
路，蜿蜒的伸展着，
拖載着從砲火下逃奔的行列。

留落在路傍，和砲火下面的
被祖國憤與飢餓所糾纏着的人民，
那些純樸的良善的祖國的兒女啊！
幾片片落葉流倒在地上了。
他們親吻着泥土的氣息，
再也吸不出土地的芳香，
那閉不攏的眼睛啊，
永遠凝視着祖國的道路。

國土的泥濘的道路，
像一條漫長的河流，
混和着鮮血與泥砂，
猛烈的風雨掃過河面，
讓我們迎着打濕了的眼睛，
撲打滑倒着苦難的行列。

雨，漸漸瀝瀝地落滴，
雨，哭哭啼啼地落着，
灰白色蕭蕭的煙霧，
像一面廣闊結合的大網，
遮蓋了雨邊的村莊和樹林。

家，溫暖的小房屋啊！
那踏熟了的小路，肥沃的田地，
那被刺刀殺死的兒女，
那陪伴了半生的鋤頭，鐮把
都丟落在身後了。

我們的心，像向日葵的花瓣
朝向光亮的一面，
但濃濃煙霧雨，遮斷了去路，
希望是成了一縷輕煙。
敵人的砲火又響在我們的後邊。

雨，該有停息的時候吧！

那灰色的雲霧下，一線光亮，
也許是要衝出來的太陽，
太陽，光與熱的源泉啊！
把你的火箭雕穿我們的眼睛，
溫暖我們抵不住寒冷的衣裳吧！

再一次看見了開花的土地，
看見了清清湧流的小河，
看見了長滿綠秧的田壩，
看見了祖國的光明的道路。

讓我們從凍紫了的耳朵，
再一次聽見水車在田邊轉動，
聽見牛羊在欄欄裏吃草，
聽見人民反攻的軍隊
從這條道路上，向着敵人衝進。

那樣，我們就站住，不再逃！
（可憐蟲才去逃難，
逃難的路永遠是黑暗，
逃到哪裡，敵人追趕到哪裡，
哪裡能得到貼心的溫暖？）

伙伴啊！在這條泥濘的路上
受難，吃苦，挨着飢寒的伙伴啊！
我們像青翠的林木一樣，
生在泥土，長在泥土，
讓我們從泥土上站立起來吧！

回來吧！從這條背着敵人的道路，
我們要衝向偉大，把人民的鮮血
灑在山崗，灑在田野，灑在家鄉，
灑在自由祖國的道路上，
爲了死難的父兄妻子復仇，
洗掉這黏結在土地上的污辱！

一九四四，十二，四，渝。

八路軍帶徒弟

——民兵向八路軍學會了本事

在民主精神中軍民合作打敵人

胡果

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它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模範，那裡的八路軍與民兵，真像親兄弟一樣地，結合得很緊，把敵人「圍困」在據點裡，簡直不敢動彈，保護了羣衆底利益。但一支正規軍，與民兵的配合作戰，並不是一下就搞得到一起的，要經過許多過程，這裡就發生了一些故事，很有趣的，對一支正規軍怎樣的與民兵配合作戰，是很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沁源在白晉路與同蒲路的中間，它距這兩條鐵路，並不多各有一百里地，四二年以前，每當敵人集中兵力來「掃蕩」時，我們的主力部隊，爲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常是轉移到外線去打擊敵人，而內線就換成了民兵來掩護羣衆轉移的任務，主要的由當地正在成長起來的民兵擔負。八路軍在外線打了很多勝仗，如：「百團大戰」，由於八路軍在外線的勝利，才逼得「掃蕩」的敵人很快的退出去。但這些勝仗，都沒有在沁源打，當地的羣衆對八路軍的打勝仗，是毫沒有話的；但他們沒有親眼看見，總覺得不太「實落」一樣，總想八路軍就在沁源當地打個大勝仗，給他們親眼看見才舒服。

四二年十一月後，敵人決定要長期住在沁源不走了，唯一的縣政府和軍隊也就決定在沁源長期圍困敵人。八路軍回來了，就分散到區裡和村裏去，與游擊隊、民兵具體地配合起來，去打擊圍困敵人，保護羣衆轉移，安置春耕和秋收，八路軍很高興，民兵也很高興，羣衆就更高興了。

一、領路

剛成立時的民兵，沒有作戰經驗，他們起初的活動，只限於看家護家，見敵人來了在山頭上放幾槍，不管遠近，打中沒有打中，自己就向後跑。這樣對擾亂敵人，阻制敵人的前進，掩護羣衆的轉移，也起了些作用。但敵人也就慢慢地把民兵的戰鬥力摸實在了，叫民兵做「三顆子彈」，並不太怕他們，至於說到主動的去襲擊敵人，就更是他們不敢幹的事。

八路軍來了，就要主動的去打擊敵人，第一回派了兩個很大的民兵「領路」，去襲擊一個敵人的據點。民兵們很高興，想着跟上隊伍打仗，一定能學會幾十本事。由於隊伍還要去，沒有在這裡打過仗，而他們打過，想起來還多少有點膽怯，覺得自己是老要格的樣子，一路上話就特別多，說他們那天在這據點外面，打死了兩個押民伕出來担水的鬼子，釋放了五個民伕……。

但是，正規軍的行軍，尤其是負有戰鬥任務的行軍，是絕對禁止講話的。這回領着去打據點的班長，就按個正規軍的習慣，制止了他們的談笑，說：「給敵人聽見了危險。」民兵對這一條很熟習，他們想：『離敵人還有四五里路，他聽得見？他子這麼小。』

再有，民兵過去打仗的習慣都是一夥人走在一搭，有說又有笑，不要偵察，也不要後衛。猛大跟上八路軍打仗，派兩個偵察，前面又要先走，後面又要留人以後衛，再遠路，沒有打仗前，就要看好麻達，這對他們是很不習慣的。據他們看，民兵都面顧慮過多的人，往往是膽子最小的人，一見敵人就跑的人，他們也以用這樣的尺子來量八路軍，於是就引起了心裡的不高興，想：「這樣小的鬼見鬼，見了敵人，不跑才怪呢？」

走着，就看見據點了，他們在一個路口上停下。民兵說：「到了」。心裡想：「看你們怎麼打」。班長馬上命令隊伍準備，搶入戰鬥。佈置好了，班長川他一貫在部隊裡作戰的習慣，命令兩路的走前頭。民兵一看班長叫他走前頭，這又是他們不習慣的，一下就把他們鬧在一起了，想：『這樣不高興，叫咱們走前頭，去頂槍子？』

[illegible]

「唯一流辦不下作什麼「命令」，「命令」得到你，你提「命令」得到我呢？」

「不走我就……」班長也着火了。

「你們惱了我也不聽話」……

這時，班長才想起他們是民兵，不能和隊伍一樣看待，才把火平了下來；但是雙方已經鬧僵了，不能一下解開。鬧這一陣，時間也就誤了。這次戰鬥，就算沒搞成，把戰士和民兵都弄得氣鼓鼓的，在回去的路上，誰也不講一句話。

一到家，兩方面就爭吵起來，雙方說雙方有理，[illegible]說是領路的，已經盡到了領路的職責。[illegible]的民兵一點不懂規矩，不遵守紀律，不服從命令。民兵的話可就更多了，他們說：「這個隊伍不行，膽子小得很，離敵人四五里地就不敢呼聲了，還沒有看見敵人就先找好退路，走路要分前頭後頭兩個，後面又跟上兩個，太麻煩，咱們和他們搞不在一起，咱們單獨搞，搞出點成績給他們看，看他們還不一定有咱們行。」

這問題：從村到區，從區到縣，一直到了縣委（縣長是游擊大隊長，也是縣委的委員），和八路軍的團長與政委，就集在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先弄清楚了情況，兩方面都進行了自我檢討，八路軍的團長先說：「我們隊伍與民兵配合作戰，對地形不熟悉，一定要與民兵配合起來才行，但是咱們隊伍上的戰士和幹部，不了解民兵的習慣，用對待部隊的方式去對待民兵，所以碰了釘子。」民兵隊長和政委說：「民兵是[illegible]

[illegible]你們敢不敢？」他們說：「不敢。」又問：「人家見了敵人不但不跑，還敢衝上去拚刺刀，你們敢不敢？」他們還是說：「不敢。」很多話問得他們沒有話說了，才服了心，說：「好，還是合作吧！」

第二次又決定去襲擊的據點，還是上次派的那一個，仍然派上次那兩個民兵領路，這回隊伍派了一個排長領隊。在出發前，仍照戰鬥行軍的佈置和了，在路上，排長故意的和民兵走在一起，在不妨礙的時候，還輕輕地問他們：「快到了吧！過去你們在這一帶常打仗嗎？」民兵想着要遵守紀律，反而不說話了。

走着，又看見據點了，民兵說：「到了。」排長馬上命令進入戰鬥情況，然後向民兵說：「你給咱們指路，咱們進去，你們就留在那裡，進去危險着呢。」排長這話好像打了他們耳括子一樣，臉和脖子都漲得通紅，說：「咱們又不是沒有責任……」「一道進去，咱們熟悉。」還沒有等到排長下命令，就搶着前頭走了，隊伍跟上去，這回他們真的負責把隊伍帶進去，消滅了敵人，又帶出來的人一個也沒有損失。

二、「聽我的」

八路軍和民兵生活在一起，真像親兄弟一樣，合着一套一床被子同睡。八路軍一班人，再加上十來個民兵，組成二三十個人的小組，輪流守在××據點外的「補給線」。這是敵人從百里以外的地方，到據點去必經之路。咱們先在路上埋伏，等敵人一來，就安下[illegible]上牌子，上面寫着：「這裡有地雷爆炸，××小隊長死於此，不要走這條路！」敵人走山梁，咱們就先佔領山梁，又在那梁下埋伏，等敵人一上來，咱們居高臨下，又打的他抱頭鼠竄的滾下山去，糧食還是給咱們補給了。

敵人又「聰明」了，增加了護送隊，十幾頭牲口，派上個三十幾個人護送，先佔個山頭，等牲口到了這個山頭後，他們又去佔領前面一個山頭，由一個山頭送到另一個山頭。這種走法，就算不挨我們的打，二三十里地就要走七八個鐘頭。咱們總是有的是辦法，敵人佔領山頭，咱們也佔領山頭，到有利時候就打，前面打，後面打，或是從側面打，不管敵人怎樣的千方百計，總逃不出咱們的手掌心。每過一次必挨一次打，每次出發總有幾個人送命，敵人叫這條路做「鬼門關」，都互相的看着，不知道今天是輪到你死或是我死。

這是八路軍與民兵合作起來對敵人一項有效的打擊。[illegible]

[illegible]

從這次勝仗後，[illegible]

延安窗飾畫

古元木刻

讀・者・和・編・者

▲……一個嚴重而緊急的局勢湧在他們面前。憂慮是不必的，退卻是不該的。我們必須正視現實，[illegible]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局勢，切實的保衛自己，到底該作一點什麼事。——每個人都在考慮這些迫切的問題，[illegible]和大家一起來考慮。

▲……[illegible]，我們相信，是可以有助於大家的。爲什麼局勢發展到如此？是能不能挽救？如何才能挽救？——這些問題是要大家弄清楚的。能夠弄清楚了，我們才能知道自己在這中間應該怎樣。

▲……爲了答覆許多朋友迫切的要求，[illegible]在十二月七日的信箱裡答覆了這個問題。八日本報三版的時事問答中也說到這問題。又有些青年朋友們還在後方過着學校生活，[illegible]我們在十二月八日的信箱上[illegible]了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的意見不過是一個提示，還望大家一起來討論。[illegible]

▲……對於小讀者，知識分子[illegible]

▲……「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學生們在北平街頭的英勇表現，[illegible]

代郵

以下列各稿，未能刊出，請原諒：[illegible]